

古埃及和早期希腊文明的交往*

——兼论古埃及墓壁画中的克弗悌乌(Keftiu)问题

田明

(内蒙古民族大学 政法与历史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摘要〕作为古代世界两大文明中心,埃及和希腊很早就有了联系。特别是埃及18王朝贵族墓壁画中描绘的进贡使者——克弗悌乌人群,多数学者认为属于爱琴民族,主要是克里特人。克弗悌乌问题表明18王朝时,埃及和克里特的关系更加密切,交流日益频繁,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达到了顶点。

〔关键词〕埃及;希腊;文明;交往;克弗悌乌

〔中图分类号〕K411.1;K5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5)04-0006-05

古代埃及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并且和古代世界另一文明中心——希腊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相互交流,互相影响,从现代地缘政治这一意义上讲,二者间的往来也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早期的例证之一。

一、埃及和希腊文明的早期交流

爱琴海地区中最早引入埃及物品又有自己物品抵达埃及的只有克里特岛一个地方。在克里特的克诺索斯发现了埃及前王朝和早王国的石制器皿,^[1]并且在当地还产生了仿制品,这应属于二者交流最早的证据。另外,该处还出土了少量埃及中王国时期的国王以及一些个人雕像(甚至还有公主像)。^[2]在克里特发现的埃及物品大多数属于晚期米诺斯文明后期,大致相当于埃及的希克索斯时代和新王国。这些物品还应加上出土的二十多个中王国时的护身符。一些中期米诺斯陶器也出口到埃及,在埃及的里西特、卡洪、哈喇格和阿拜多斯都发现了中期米诺斯的陶器碎片,而且在厄勒藩汀还发现了一个完整器皿。米诺斯陶器在卡洪被仿制,当地陶工也制造出多彩艺术陶,卡洪还发现了米诺斯石器的盖子。^[2]

少数埃及物品传播到更远地方:一个属于第5王朝乌塞尔卡夫葬祭庙的器皿出土于克里特与伯罗奔尼撒之间的凯提拉岛,埃及第一中间期和中王国

时的圣甲虫护身符和纽扣印章出现于希腊的马萨拉平原。^[1]埃及出土的米诺斯风格的银器可能是上古世界统治者之间的礼品互赠,甚至通过第三者转赠。^[2]

埃及的第二中间期时,来自亚洲的希克索斯人渗入尼罗河三角洲。奥地利考古学家比塔克在达巴遗址的考古证实它就是希克索斯王朝的首都——阿发里斯。希克索斯人以此为中心建立政权,势力延伸到整个埃及。他们在大量吸收埃及政治、文化的同时,也革命性地引进了青铜武器和装备,而且还带来冶炼青铜和铸造工具和武器的方法,使埃及全部熔入了地中海世界的青铜文化中。^[3]从此,埃及和地中海世界及爱琴海地区的交往更加密切,考古发掘也给予了证实。

比塔克考古的另一项重大成就就是惊奇地发现达巴遗址的一个希克索斯时代废弃的堡垒于18王朝阿赫摩斯时被重新起用,并以其富丽堂皇的装饰而被认定为一个新的皇家堡垒。在H/II区域的一个小房间内,发现了一个18王朝早期祭祀陶器储藏坑,其中还包括从中期米诺斯后期到晚期米诺斯初期的陶器。^[4]更引人注目的是H/I区域,除了大量的圣甲虫宝石护身符(其中还有一系列皇家护身符)外,在北平台的废墟中还发现了成千上万泥砖建筑上的石灰泥壁画碎片,其风格和图案很容易就被判

*〔收稿日期〕2005-04-08

〔作者简介〕田明(1972-),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内蒙古民族大学副教授,从事世界古代史与外国考古学教学与研究

定为米诺斯壁画,特别是跳牛和斗牛的场景。根据复原图可以看出是在网格状背景上绘有两组公牛、跳牛者和斗牛者的生动场面,而这曾被阿兰·伊文思认定为典型的克诺索斯王宫标志性图画。^[4]而画面底部可复原成半玫瑰形三竖纹装饰的中楣,这也是典型的米诺斯风格,很可能最初源于克诺索斯王宫,后为迈锡尼皇家中心继承使用。这种典型的米诺斯皇室风格的壁画,根据其技术、原材料、颜色和肖像细节,不难判定为米诺斯工匠所为,而当时埃及肯定没有征服爱琴海地区,这种密切的联系只能用王室联姻来解释。第18王朝的奠基人阿赫摩斯最有可能是这一堡垒的建造者,而他的妻子肯定不是米诺斯人(是他的姐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母亲——阿赫霍太普二世王后:hnwt idbw H3w - nbwt,意为“Hau - nebut 海岸的女主人”,而该地后来被确认与爱琴海岛屿有密切联系。因此,17王朝这个王后的名称和地位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在达巴遗址发现的埃及18王朝早期与米诺斯文明的紧密的联系。^[4]

二、克弗梯乌人群地发现

这一时期,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被称为克弗梯乌场景的壁画。埃及语中关于克弗梯乌人群,在中王国时即已知晓,并且二者可能已有了直接联系,却未见于任何文字记载。但是确实存在一些证据,诸如一些皇室和大臣墓室的壁画中反映的情况。第18王朝前期底比斯以西的一部分贵族墓壁上,描绘了一系列搬运贡品的外国人,这些人就是与爱琴海民族有密切联系的、被称为克弗梯乌的外国使者^[5]。大多数的墓主们都生活在哈特舍普苏特、图特摩斯三世、阿蒙霍特普二世统治期间大约半个多世纪里,其中的几座坟墓尤为重要,按时间先后顺序列举如下:

(一)萨那马特墓 萨那马特是哈特舍普苏特统治时期的“大总管”和“阿蒙总管”,这一头衔使他有权掌控卡纳克神庙的巨大财富。这里也是已知最早的爱琴海进贡场景。在萨那马特墓过道的西墙上,描绘了来自爱琴海朝贡使者的庞大队伍。不幸的是,这部分墙壁遭到意外的损坏,致使原来的6幅壁画保存至今的只有后3幅。这些人被画作暗黑色的头发,眼睛为白眼球红眼珠。第一人的图像仅存胸部以上,右手持一白色杯子,左手托着一个绘成红棕色的高器皿;第二人的装束中仅能看见衣带,左手握一白色杯子;最后一人穿着苏格兰式男裙和紧身上衣,系着精美衣带,右手托着一红棕色的大水罐,左

手拎着一只高的带柄坛子。

(二)普密尔墓 普密尔为图特摩斯三世时的“阿蒙第二先知”,并且是哈特舍普苏特和后来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最重要的建筑学家之一。他很可能管理阿蒙神庙的税务并从事神庙的建设工作,这也许可以解释在他的墓里发现的外国人及其贡品图。爱琴海民族的场景发现于墓的左厅右侧,有两幅壁画。第一幅上绘有普密尔坐着接受官员献给神庙的贡品,第二幅画着普密尔站着记录来自北方的朝贡。四个进贡者站在一堆金环后面,其中第一二个属于典型的叙利亚人,第四个可以被确认为叙利亚人或利比亚人。第三个人的皮肤颜色看起来比埃及人要暗一些,头发是黑色的并且在额头上打着卷,鹰钩鼻子、大嘴巴、短脖子和一张光滑且不留胡须的脸。

(三)英提夫墓 英提夫是哈特舍普苏特和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的“国王的大传令官”。在他的墓壁画中描绘了四组进贡场景。第二组是叙利亚人送来贡品,第三组和第四组根据其贡品判断应是来自绿洲的人们。第一组壁画是一个系着典型米诺斯风格腰带的使者,后面跟随一个穿着特殊草鞋的米诺斯人。在所有底比斯墓中发现的外国人图像中,这一穿着特制爱琴海类型鞋的人最具代表性。

(四)乌塞尔阿蒙墓 乌塞尔阿蒙是“这个城市的统治者”和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的“维西尔”,他的墓里也保存了外国进贡的场景,贡使穿的爱琴海风格服饰和萨那马特墓属同一类型。在其墓志里记述了爱琴海的进贡者,这是保存完好的最早的记录。

(五)蒙卡皮拉萨墓 蒙卡皮拉萨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先是作为“阿蒙第二先知”,后来又成为“阿蒙第一先知”,并一直连任到阿蒙霍特普二世统治之初。他在卡纳克神庙的职责包括积聚来自外国的财产。在墓穴横厅的西墙上绘有三个陈送礼单的使者,第一个匍匐着,第二个跪着,第三个站着,上面的象形文字可读作“克弗梯乌土地之王进来贡品”,被确认为与克弗梯乌的国王有关。

(六)拉克米尔墓 拉克米尔是“这个城市的统治者”和图特摩斯三世统治后半期和阿蒙霍特普二世统治之初的“维西尔”。他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贵族之一,其墓葬保存完好。壁画显示他在其仆人的陪同下接受献给图特摩斯三世的贡品,而搬运贡品的人有五类,依次是:蓬特人、克弗梯乌、努比亚人、来特努人和所有其他外国的俘虏。第二类的克弗梯乌人搬运的各种彩绘器皿,形状怪异、多样,为狗(带

有狮子柄)、狮子、长颈鹿、公牛、瞪羚的头形。这个墓的图像最早被冠以克弗梯乌的名称,因为其中有“克弗梯乌土地王子和一片大绿之中的岛”这样的象形文字铭文。

(七)阿蒙尼姆赫布墓 阿蒙尼姆赫布在图特摩斯三世和阿蒙霍特普二世时期曾在军队中服役,并最终获得了“陆军中校”的军衔。墓壁画中有三组异族贡使的场景,从旁边的铭文看,这些人物包括上下来特努(叙利亚-巴勒斯坦)首领的使者,其中第三个被称为克弗梯乌土地……的首领(派来的)……

(八)卡纳蒙墓 卡纳蒙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曾作为“阿蒙神的牛的监管者”和“国王的大管家”。在其墓的外厅南侧描绘了墓主坐在高台之上接受新年贡品,台基下面雕刻着13个外族人的名字,每人都以捆绑形象为代表,胳膊被绑在背后,身体的下半部分被一椭圆圈代替,里边记载着他的种族或地域名。代表克弗梯乌的肖像留着胡子,四绺螺旋状头发垂落在肩膀上,头发上还扎着一条白色带子。

(九)阿尼纳墓 阿尼纳是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的“阿蒙第二先知”,是王后泰伊的兄弟。其墓壁画中的一副图景描绘了九个臣服者(埃及传统的敌人)跪在阿蒙霍特普三世和泰伊面前,而且他们的脖子被纸草和莲花一类植物系在一起,他们军队的胳膊也被绑在背后。其中第五个被认定为克弗梯乌人,但明显这一图像应属于混血儿(有胡须)。

三、克弗梯乌人群的确证

以上墓壁画中的图像清楚地表明,这些被称为“克弗梯乌”的人群都是典型的爱琴海地区居民,因为他们有以下明显的特征:

- (1)这些人的皮肤呈暗棕红色;
- (2)他们都不留胡须,那些被确认的有胡须的克弗梯乌人群,可能是对叙利亚人或混血儿的误认;
- (3)他们的头发和其他异族人不同,他们留着长发,有时像王冠一样卷在前额,有时散披在肩膀或后背上;
- (4)他们的身材非常苗条,壁画中的图像通常要比埃及人的腰更纤细一些;
- (5)有时他们穿着露脚指头的草鞋。

除此之外,这些人的服饰和他们搬运贡品的器皿也具有典型的爱琴海风格,下面将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在讨论这些壁画的同时,我们应该对人物的服饰变化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早期的萨那马特、英提

夫和乌塞尔阿蒙的墓室壁画中,向我们展示了米诺斯特点的服饰,即穿着带有前盖片和后襟的短马裤。后来的拉克米尔和蒙卡皮拉萨出现了穿着男式短裙的克弗梯乌人群,这种带褶的苏格兰男式短裙经常出现于克诺索斯王宫的壁画中。这些服饰中有两种最基本的样式是起源于爱琴海地区的。第一种样式是米诺斯人穿的用宽带束腰的紧身服,前边有一片似乎挂在腰带上飘动的东西,这通常被认为是男性生殖器的保护物或叫做下体盖片(前盖片),正如在萨那马特、英提夫和乌塞尔阿蒙的墓室壁画中人物的衣服。第二种样式就是男式褶裥短裙,上面有许多刺绣并一直垂落到两腿中间,这可以在第二个时期的拉克米尔和蒙卡皮拉萨墓中找到。

以爱琴海人的观点看,这一系列埃及绘画中最重要的当数拉克米尔墓中的壁画。其中的克弗梯乌种群最初穿的是带有前盖片和后襟的短马裤,在图像已经全部完成以后,服饰又被重新更改成男式短裙,这可能代表了爱琴海地区权力的转移^[6]米诺斯人以穿着有前盖片和后襟的短马裤为代表,而迈锡尼人则穿着男式褶裥短裙;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那就是男式短裙在克里特延续年代极长,包括米诺斯和迈锡尼两个时期。

克弗梯乌使者的贡品中最具特色的也许要数各式器皿了。这些可能用来盛放进贡的橄榄油和葡萄酒的金属或石制器皿被认定为爱琴海地区的产品,因为在希腊半岛和克里特岛的考古中出土了许多类似的器皿。因此我们有必要评述这些彩绘器皿及其历史学、考古学意义。根据器皿的外形,这里重点介绍几种容器并把它们与有关的爱琴海地区的器皿作一详细比较:

(一)有柄壶 在早期的萨那马特和乌塞尔阿蒙的墓室中的有柄壶被画成椭圆形壶体、短颈。颈部和主体被突出的环状物分隔开来,或更确切地说是“铸造环”。手柄的边缘偶尔有鱼骨纹装饰,主体的装饰图案多样化,有的在其肩部,有的覆盖整个器皿。这种精美的造型实际上可以简单被确定为晚期米诺斯的金属工艺品,因为在爱琴海地区也出土了颈部有铸造环、肩部和主体上有装饰图案甚至手柄边缘有锯齿形装饰的类似器皿。

拉克米尔和蒙卡皮拉萨墓中发现了细长壶的图案,颈部没有铸造环,肩部有带状装饰物,多为螺旋形线条,其颜色有时不同于主体颜色,这表明了带状装饰物也是容器的一个单独的组成部分。这种器物类型也常见于爱琴海地区,并具有技术上的特点:所谓

带状饰物是能把器物颈部和主体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圈。这个装饰圈和手柄上的图案由特殊风格的百合、花瓣饰、波浪线和螺旋纹组成。^[7]

(二)双耳罐 在萨那马特的墓室壁画中只有一只双耳罐,从它的形状及柄的设计形式来看,完全可以和晚期米诺斯出土于皮塞拉的陶罐相比较。^[8]那些出现于拉克米尔墓中的带有实心S形手柄的器皿,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出土于希腊基克罗斯的那只仿金属器的石制器皿。在蒙卡皮拉萨墓中发现的双耳罐图案是一种新的形状。它和有柄壶一样肩部有装饰物。器皿主体与装饰条颜色的不同,表明肩部的螺旋条纹和玫瑰饰不仅起装饰作用,也是器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似的爱琴海类型器物是在斯格皮洛斯岛发现的属于晚期希腊底文化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皿,遗憾的是,它是迄今所知唯一的青铜双耳罐。^[7]

(三)公牛头形双口器 三只爱琴风格的公牛头形双口器被绘于乌塞尔阿蒙、拉克米尔和蒙卡皮拉萨墓壁上。乌塞尔阿蒙墓中所见的那只被绘成白色(银质),蒙卡皮拉萨墓中所画的那只为黄色(金质),并附带有黑色十字形镶嵌物,而发现于拉克米尔墓中的那只为金质但没有装饰。同样,与之相似的爱琴海地区的公牛头形陶、金属双口器也为人们熟知。^[8]

(四)狮头形双口器 几种狮头形双口器出现于爱琴海人进贡场景中。在乌塞尔阿蒙墓壁画中发现一个卧式狮头器皿,蒙卡皮拉萨和拉克米尔墓中分别出现两只和一只类似器物。所有这些都涂成黄色,可能意味着是黄金制品。艺术家们无疑是想模仿在迈锡尼发现的那种可能由克里特工匠制造的金狮头形双口器。^[9]

(五)豺头形双口器 爱琴海人携带的豺头形双口器出现于乌塞尔阿蒙墓、蒙卡皮拉萨墓和拉克米尔墓的壁画中。其中乌塞尔阿蒙和拉克米尔墓中的器物呈白色(可能为白银或雪花膏制品),蒙卡皮拉萨墓中的双口器为蓝色。也有人把这些器物与现藏于不列颠博物馆的那只米诺斯式狗头形双口器作比较。^[1]

(六)动物形双口器 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动物形的双口器类型是爱琴海人独创的。因此,在乌塞尔阿蒙、拉克米尔和蒙卡皮拉萨其它的墓壁画中出现的动物形的双口器也应该是由爱琴海人带来的。^[1]

(七)圆锥形双口器 这种类型的器皿仅出现于

爱琴海进贡系列中最晚的两座墓(蒙卡皮拉萨墓 I: 21-24, II: 23;拉克米尔墓: 42-45),^[10]包括两种基本形状:一是简单的锥形体,另一种是在下面加上圆底座或更宽一点的底座。艺术家们还经常变换这种双口器的柄手形状和数量。与之相似的双柄器皿图出现于晚期米诺斯文明的印章上,并且还在费拉卡皮出土了一个类似实物。^[1]而单柄的圆锥形器皿经常见于米诺斯文明出土文物中。

(八)杯 在萨那马特和乌塞尔阿蒙墓中发现了迈锡尼瓦菲奥式的金杯图,蒙卡皮拉萨墓中还出现了一只皮带柄(软柄)杯的图形。20世纪初就有人认定这些图形代表的是爱琴海的杯子,并且与在瓦菲奥出土的那只著名的金杯属同一类型。^[11]此外,在拉克米尔和蒙卡皮拉萨墓壁画中还出现了爱琴海人进贡的项链,由黄色、蓝色还有红色的小珠子串成,分别代表了黄金、青金石(蓝玻璃石)、红玉髓或琥珀等原料。而这些原料在克里特的工艺品制作中经常使用,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些项链是他们送给埃及人的贡品。

四、历史结论

埃及自前王朝以来,就和早期米诺斯文明有了联系,克里特所用的黄金有可能来自于埃及。克里特文明之初,埃及中王国第十二王朝的文物曾留传于克里特岛,当地工匠多有仿效,在壁画、陶器、工艺品和图画文字的演变方面都可看到埃及的影响。克里特的陶器在埃及也有发现。从希克索斯时代开始,作为地中海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埃及和希腊在文化、贸易交流的基础上,甚至还发展了规格很高的姻亲关系,达巴遗址的考古证实了埃及18王朝早期与米诺斯文明的紧密联系。

到了埃及新王国时,恰逢克里特文明的鼎盛的新王宫时期,二者交往更为密切,被称为克弗梯乌的壁画场景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人的服饰、皮肤和身体特征都符合爱琴海居民的特征。同时,从他们搬运的大量金属或石制器皿来判断,应为典型的米诺斯器皿,像公牛头形、动物形、圆锥形器皿,在爱琴海的陶器或金属器中都可以找到其原始的形状。^①在蒙卡皮拉萨和拉克米尔的墓中还发现两处象形文字铭文,可读作“克弗梯乌土地之王进来贡品”和“克弗梯乌土地王子和一片大绿之中的岛”。根据象形文字和其它青铜时代的铭文,多数学者认为,米诺斯文明时的克里特人就是克弗梯乌民族。^②克弗梯乌问题反映了埃及和克里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近,在18王朝时交换日益频繁,到图特摩斯三世时达到了

顶点。其交往方式可能是海上直接往来,在特拉发现的微型航海图也证实了米诺斯与北非海岸的联系。另一种可能是经毕布罗斯或乌伽里特的非直接的商品交换,因为在以上两个遗址都发现了米诺斯陶器。^[2]

作为两大文明发祥地,古埃及和爱琴海地区从文明之初就有了一定交流,并在不断的交往中共同进步。考古学所见的二者交流最频繁场景,恰恰出现于各自文明发展的鼎盛阶段,这也许可以说明,一种近乎完全和平的交流,也能对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只有不断吸收新的文明成就,才能使固有的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 [1] J. D. S. Pendlebury. *Egypt and the Aegean in the Late Bronze Age*[J]. *JEA*, 1930, (Volume XVI):75.
- [2] Trigger, B. G. *Ancient Egypt: a social hist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44. 148. 149.
- [3] Makay, Hill, Buckler. *A History of World Societies*[M]. Houghton: Houghton Mifflin, 1984. 29.
- [4] M. Bietak. *AVARIS: The Capital of the Hyksos*[M].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5. 72. Plate III, IV, V, VI/A - B. 80.
- [5] P. Rehak. *Aegean Natives in the Theban Tomb Paintings: the Keftiu Revisited*[A]. Cline, C. H., Harris - Cline, D., *The Aegean and the Orient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Aegaeum 18)*[C]. Liège: Austin, 1998. 40.

- [6] N. de G. Davies. *The Tomb of Rehmire at Thebes*[M]. London, 1943. 3.
- [7] H. Matthüs. *Representations of Keftiu in Egyptians Tombs and the Absolute Chronology of the Aegean Late Bronze age*[J]. *BICS*, 1995, (40): 177 - 194.
- [8] P. P. Betancourt. *The History of Minoan Potter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Fig19 D, Pseira. Fig 19A, Milkhos, LMIB. 17H, Courmia, Room C 58.
- [9] P. Demargne. *Naissance de l'art grec*[M]. Paris, 1964. Fig 281.
- [10] S. Wachsmann. *Aegeans in the Theban Tombs (OLA)*[M]. Leuven, 1987. Pl. LIV - LVII.
- [11] H. Hall. *Keftiu and Peoples of the Sea*[J]. *BSA*, 1901, (8): 172 - 173.

〔注释〕

① Wachsmann, S., 1987, *Aegeans in the Theban Tombs (OLA)*, Leuven. Plate. Betancourt, P. P., 1985, *The History of Minoan Potte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igure. 通过上列两书中图片的对比,可以清楚看到二者的联系。

② 下列学者在其论著中主张米诺斯文明时的克里特人就是克弗梯乌民族,参见: Driessen, J., the "king of the Keftiu" and the identity of Cretan Mycenaean's questions of ethnicity and how to use tablets and archaeology. (Unpublished, Lecture notes) Hall, H., 1901, *Keftiu and the People of the Sea*. *BSA* 8. Matthüs, H., 1995, *Representations of Keftiu in Egyptians Tombs and the Absolute Chronology of the Aegean Late Bronze age*, *BICS* 40. Wachsmann, S., 1987, *Aegeans in the Theban Tombs (OLA)*, Leuven.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Ancient Egypt and early Greek Civilization

——Concurrently on the Keftiu who appeared in Painting in the tomb of Egypt

TIAN Ming

(College of Politics & law and Histor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43, China)

Abstract: As two civilization centers of ancient world, Egypt and Greece related each other on quiet early time. Especially on the Keftiu who appeared as gift - bearers in painting in the tombs of nobles in 18th Dynasty, the great majority of scholars in the view that the Keftiu was specifically Aegean people, mainly Cretan. The Keftiu reflected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Egypt and Crete became even close and their exchange were more frequent during the 18th Dynasty, reaching a peak during the reign of Thothmes III.

Key Words: Egypt; Greece; Civilization; Intercourse; Keftiu

〔责任编辑 葛鑫〕